

思考 (2207)

Guangyao Zhao

2022-07-31

Contents

我活了很多年，最后发现了一个真理：人生就是苦难重重。你问有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，还真有。

我认识一些富二代，在体制内上班，工作也不太忙，生活安逸清闲。你和他们接触，很容易发现这些人大多都比较单纯，相对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人简单很多。我最羡慕的，就是他们心里啥事都不想，到晚上躺床上就可以呼呼大睡。

你要问我，想不想成为这样的人？我以前很想，但现在完全不想。因为我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开始慢慢有了对自己人生的看法。想要一帆风顺无忧无虑的活一辈子，其实很看运气。这种安逸的生活，特别脆弱。很多同学给我发私信，常提到自己以前啥都不懂，和个小孩子一样，后来生活突然遭遇变故，才开始承担起生活的重担。开始慢慢变得成熟。

人生遭遇重大变故，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有多大？你找个工作，事业发展的如何，万一失业了，亏钱了，算是不小的事了吧？你找个对象，对象人品不好，骗你的钱，或者把你绿了，搞得你有了感情创伤，或是闹离婚什么的，算不小的事吧？你养个孩子，孩子生病了，孩子学习不好，孩子需要花钱，你处理不了，这不算小事吧？你父母年纪大了，身体毛病多，得有人照料；得了大病，进医院那需要的钱就是无底洞，很多病治不好的，你砸钱也不过是延续老人的寿命，那你能不花这个钱吗？眼睁睁看着父母就这样去了？这不算小事吧？你和爱人出去踏青，大家挺开心的，结果爱人不小摔了一跤，撞到脑袋，结果去了，你和孩子之后怎么过？每年意外事故那么多，你怎么能保证自己遇不到？

所以后来我发现，人啊，太他妈脆弱了。你要把一个成年人搞崩溃，太容易了。你说这社会上，谁活的容易啊，我以前心情很差的时候，夜里睡不着，就很喜欢出去骑着摩托散心。晚上你能看到很多修路的工人，夜里才能进城区的大货车，捡垃圾的老人。我觉得要是我来做这些工作，这苦我是真吃不来。我还会去医院的急救中心坐一会，你会发现这大半夜的，急救中心可热闹了，各种病人和他们的家属。

我偶尔会想，我要是结婚了，要是用光了毕生的运气，遇到那个人。她要是怀孕生子，难产死掉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不敢想。不敢。

以前我问年纪大的人，万一发生不好的事情怎么办？对方说，你想这个干啥，别想，不能想这些。我觉得他们好肤浅。但现在你问我，我也只能说不敢想。太难了。

人生中有些事情，不是你努力就能做到的。人太渺小了。太苍白无力了。小孩子摔跤了哭一会，不疼了就好了。可成年人的痛，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情。

所以我一直和同学们说，你要努力学习，要努力工作。其实不光为了自己，也为了你生命中重要的其他人。你现在努力多赚钱，以后你的家人就不会因为贫穷而受苦。你现在努力保持健康，以后你的家人就不会因为你的病而伤心掉泪。

你年轻的时候，觉得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等你年纪越来越大，有了越来越多的羁绊，你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你自己了。上有老下有小，身旁有爱人，去上班还有工作和老板。每一样你都得认真对待，才能撑起一个家。

你说这难么？很难。但比你的家，你的亲朋好友，你所重视的一切。难也要去面对。最后你会发现，人生就是这样苦难重重。我们改变不了这一事实，只能去改变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。没有谁的人生是容易的。但我们总要努力的生活下去。(ref)

那天街口的小吃铺突然多了两样吃食，之前只有油条油饼豆腐脑。整条街的人就这么吃了十多年。这几样的味道，哪怕是有一丝一毫的变动，人们都会立刻知道。有一回大国子换了葱，都被痛心疾首的说了好几天。他烙的油饼，金黄酥脆，葱香十足，最好吃的就是油饼脆壳儿上的糊葱。梨花面粉，本地产的鸡腿葱一定要多。猪油炒出来的油酥，揉到一块儿，再擀成直径一米左右的大饼。饼铛烧热，大果子用饼批挑起，吱喳一声摔上去。等翻面的间隙，他就立刻去忙活别的，偶尔他妈来帮忙炸几根油条，熬点骨头汤做豆腐脑。从他妻子走了，七八年他几乎就自己这么干下来了。

今天店里多了个女人，她一块纱巾包住头发，穿着套袖，在那捏丸子，已经做好了一小盆。街坊一进来就能看到她。我去的时候，正是饭口，坐满了吃饭的人。与往常不同，本该热闹的地方却鸦雀无声。每个人都在低着头呼啦啦吃饭，没人说话。我认识那个女人，她曾是我的小学老师，后来民办教师都清退，她便不干了。回家种地，除了粮食，就种葱。我喊她张老师。她看见我笑着跟我打招呼。问我最近学习怎么样。我说不太好，可能要糟了。

她给我盛了一碗白汤氽丸子，递给我，然后看着我说，“没关系，你有你的路。”这句话是我那时候听到的所有声音里，最不一样的一句。我那天开始认真的思索另外一条路，一条所有的人都没想过的，也不是所有人期待的，一条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路。

丸子是猪肉丸子，清汤却不寡淡，重重的胡椒底，切成丝儿的蛋皮，里面滚着几个小馄饨，一点烧过的紫菜，芹菜末儿，一勺儿香油。

我后来，去过很多地方，做过很多事情。在某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世界规则。人类似乎是可以心想事成的。

我那时对世界的一切认识，都来自于一台福日牌电视机。我看到海边的沙滩酒吧，我就说我长大了要开一个酒吧，看到北京的高楼大厦，我要去北京开公司，看到电视里的作家侃侃而谈，我说要去做一个作家。我看到电脑，看到美丽的油画，我都充满了好奇。我爸说别胡思乱想，你不是那块料。

而那时，我拥有的只有一辆破烂的自行车和来自于我的农民父亲对我的期望，好好念书，然后回来成为一个工人。

后来，那些事情我都去干了。有些做的很好，有些我做不好。忽然有一天，我站在德胜门的一座高楼里，看着不远处的鼓楼，我似乎以为找到了那一条路。然后那个规则越来越清晰，“你怎么想，世界就怎么改变。”后来我曾试图分享这个规则，有一年签了好多这句话在书上，送给了很多很多人。

那天所有的人都不说话，他们都认识张老师。他们都说过张老师的闲话，他们也都是好人，只是他们说过的话，让他们现在沉默不语。

余丸子，馄饨，是这个店里十几年从未出现过的。张老师之前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小吃铺，只是她种下的所有的葱，都被大国子买来做油饼了。

她种了多少年葱，大国子就买了多少年。村里就说了他们多少年的闲话。

她之前的丈夫在外面跟人做了案，被判了很多年。她一声不吭，再加上民办教师做不了了。她就承包地种粮食，种葱，照顾公公婆婆，无微不至。

一直到她丈夫刑满释放，回村。她写了离婚协议，财产要一半。在她男人坐牢的这几年，她靠卖葱卖粮食，也在村里盖了一个小院。她别的也没要，她自己盖的小院要留下。但由于是用的男人家的宅基地，所以要签协议。

他男人气疯了。要打她，她拿着锄头说，你动我一下我就杀了你。

村里传言她跟大国子买葱卖葱这些年，扯不清楚。传言越来越凶，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唾弃她几口。

“她还是个老师呢。”“不要脸。”之类的话。还有人编排了一些淫靡的细节。

然后他们每天早上在大国子的小吃铺，一边吃葱油饼，一边当着大国子说，偶尔还故意取笑大国子几句，问他张老师怎么样。

大国子开始还解释几句，后面习惯了就当听不见。

后来，她终于离婚了。依然是种葱卖葱。葱种的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多，大国子用不完了，她就买了一辆小货车往市场送。有时候大国子也帮她干活。

忽然有一天，她走进了早餐铺。然后觉得这里只卖油条油饼太单调了。她决定在这卖余丸子与馄饨。

丸子馄饨都很烫，能够把人间难处都烫平。

后来她俩的生意做起来了，店做的很好，葱卖的也很好。

而那些吃饭的人们，也慢慢的不说了。尽管她俩在一起过日子了，但是也没结婚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回去吃饭，也送了她我的书。她看着我说，不错，你选的路不错。我说，老师，您选的路也不错。

她哈哈笑着给我盛了一大碗丸子，大国子那边的油饼刚出锅，他拿着饼批一挑，还是那张一米多的大饼，噗的被他扔到案板上，他拖过一把长刀，咔嚓把大饼切成角，拿油纸包了几块亲手递给我，冲我笑了一下，我迫不及待的咬了一口饼，饼上有一粒儿糊葱，香了我一个跟头。

张老师头上还是扎着丝巾，头发有一点灰，她跟我说：“如果我不这么干，岂不是让他们都失望了？”(ref)